



茫茫藻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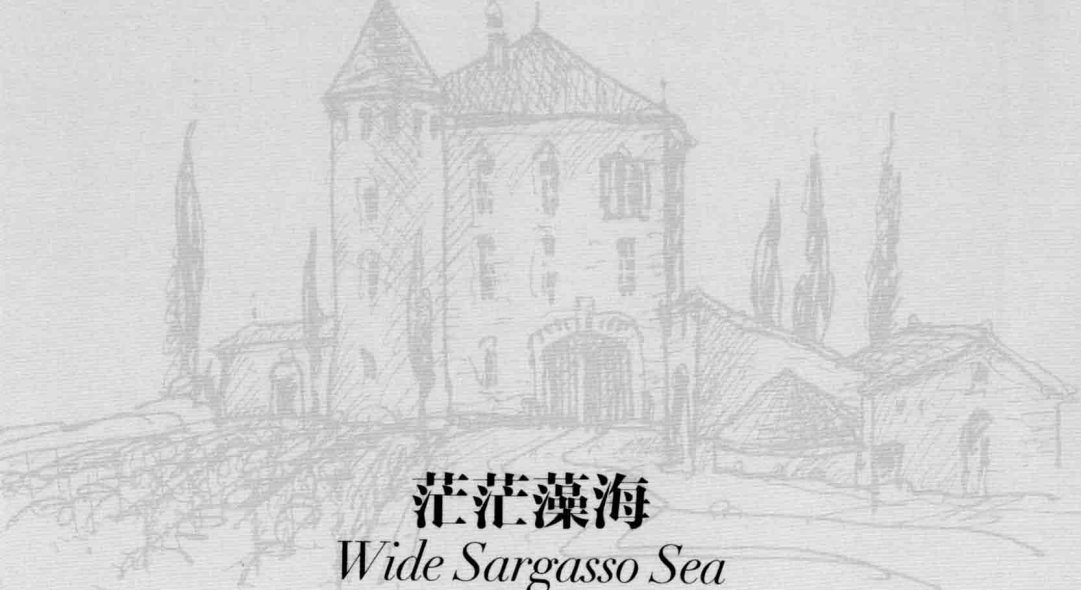
*Wide Sargasso Sea*

著——〔英〕琼·里斯

Jean Rhys

译——方军 吕静莲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茫茫藻海  
*Wide Sargasso Sea*

著——〔英〕琼·里斯

Jean Rhys

译——方 军 吕静莲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茫茫藻海/(英)里斯著;方军,吕静莲译.

-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.2011.7

ISBN 978-7-5321-4120-3

I. ①茫… II. ①里…②方…③吕…

III. ①长篇小说-英国-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00399 号

**WIDE SARGASSO SEA by JEAN RHYS**

**Copyright: © 1966 BY JEAN RHYS, 1997 EDITORIAL MATTER  
BY ANGELA SMITH**

**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HEIL LAND ASSOCIATES  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LABUAN,  
MALAYSIA.**

**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**

**2011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**

**All rights reserved.**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: 09-2009-065

责任编辑: 毛静彦

美术编辑: 钱祯

茫茫藻海

(英)琼·里斯 著

方军 吕静莲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绍兴路 74 号

新华书店经销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6 插页 2 字数 106,000

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4120-3/I·3175 定价: 19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62431136

# 第一章



俗话说同舟共济,白人们就是这样做的。但我们和他们并不在一条船上。牙买加的女人们从来都看不惯我母亲,“因为她简直就是美的化身”,克里斯托芬如是说。

她是我父亲的第二个妻子,在她们看来比他年轻得太多,并且,更糟糕的是,她是个马提尼克<sup>①</sup>女孩。我曾问过她,为什么来探望我们的人那么少,她告诉我,从西班牙城到我们居住的库利伯里庄园的道路非常糟糕,并且如今再也不会有人去修缮它。(我的父亲,来访者,马,充满安全感地躺在床上——这一切都再也没有了。)

另一日,我听到她和我们的邻居、也是她唯一的朋友勒特雷尔先生说话。“他们当然有自己的不幸。还在等待英国政府通过《废奴法令》时所承诺的补偿。有些人要等好久好久。”

---

<sup>①</sup> 马提尼克岛位于东加勒比海东部,是法国殖民地,岛上主要居民为黑白混血。

她怎么可能知道勒特雷尔先生会是最早厌倦这场等待的人？一个静谧的夜晚，他射杀了自家的狗，游向大海，从此永远消失。没有英格兰来的经纪人料理他的财产——此处房产被称作纳尔逊宅——却有西班牙城的陌生人骑马赶来闲聊，讨论这一悲剧。

“住在纳尔逊宅？怎么都不能去的！一个倒霉的地方。”

勒特雷尔先生的房子于是被空放着，百叶窗在风中砰砰作响。不久，黑人们都说那屋子闹鬼，他们不愿意靠近。这样一来，也就没人愿意走近我们家了。

我惯于一种离群索居的生活，但我母亲仍然有计划和盼望——或许当她每每经过镜前的时分，那盼望便油然而生。

她仍然每天清晨骑马出去溜达，无视那些黑人成群地站在附近，嘲笑她，尤其在当她的骑马服变得褴褛起来之后（他们注意衣饰，也了解金钱）。

然后某一日，大清早，我看到她的马躺在鸡蛋花树下。我走上前去，发现它不是病了，而是死了，眼睛上黑乎乎地爬满苍蝇。我跑开了，也没有对人讲这事儿，因为觉得如果我什么人不告诉，这事就不会是真的。但那天晚些时候，高弗瑞也发现了马，原来是被毒死的。“如今我们孤立无援了，”母亲说，“今后还将遭遇些什么？”

高弗瑞说：“我不可能没日没夜地照看马儿。我如今太老了。

旧时代要过去就让它过去吧，死死抓着也是没用的。上帝没有在黑人与白人间制造差别，对他而言黑人和白人是一样的。放心吧，好人儿是不会被抛弃的。”但她做不到。她那么年轻。她怎能不试试拉回所有那些逝去得突如其来、毫无征兆的一切呢。“你想瞎就瞎，想聋就聋吧。”她凶巴巴地说，“虚伪的老家伙，”她不停地说，“他知道他们接下来会做些什么。”“魔鬼啊，”高弗瑞说，“但这个世界对凡人来说也维持不了那么久。”

我的弟弟皮埃尔走路摇摇晃晃，并且口齿不清，母亲说服西班牙镇上的一个医生来给他看病。我不知道医生对她说了些什么，也不知道她对医生说了些什么，但那医生之后再没有来过，那后来她就变了。突然改变，而不是逐渐地。她变瘦了，沉默了，最后完全拒绝走出家门。

我们的花园很大，漂亮得就像圣经中的伊甸园——生命之树在这里生长。但花园已经荒弃。小径杂草丛生，枯萎的花的味道与鲜嫩的花的味道混合在一起。桫欂高得像是在森林中野生，它下面的光线是绿色的。兰花或者出于某种原因没有被人碰过，繁盛得让人够不着。一株蜿蜒如蛇，另一株仿佛章鱼，细长而不带一片树叶的褐色触须从扭曲的根部垂挂下来。这株“章鱼兰”一年开花两次——那时候连一寸触须都看不见。只见大团大团的钟形



花朵,白色、紫色、深紫,美妙极了。香味浓烈甜美。我从未曾走近过它。

库利伯里所有的邸宅都像这座花园一样荒弃,委身于草木。再没有奴隶制了——那谁还会工作呢?这一点从未让我悲哀。我并不记得这个地方繁华的日子。

母亲经常在那道铺有路面、架有顶棚的斜坡上走来走去,那道坡和房子一样长,向上通往一片竹林。站在竹林旁,她可以清楚地看到海,但经过的人也能盯着她看。他们盯着她看,有时还笑出声来。笑声走远、变得微弱后很长一段时间,她还闭着眼睛,攥紧拳头。她黑色的眉毛中间出现一道深深的皱纹——简直有如刀刻。我恨这皱纹,有一次我伸手碰她的额头,想要抚平它。但她将我推开,并不粗暴,而是平静、冷淡地,一言不发,似乎她断然确定:我对她毫无用处。她想要和皮埃尔一起坐,或者随意走动,不要人纠缠,她想要安宁和平静。我够大了,可以照顾自己了。“噢,别烦我,”她会说,“别烦我。”在知道她是高声自言自语后,我有一点怕她。

于是,我大多数时间都在厨房里度过。厨房是一座独立的建筑,距离主屋有点距离。克里斯托芬睡在厨房旁边的小屋里。

傍晚时分,要是克里斯托芬心情好,就会唱歌给我听。我始终没能理解她那些方言歌曲——她也来自马提尼克岛——但她教会

我一首，歌词大意是“小家伙长大，孩子离开我们，他们会回来么？”还有一首，唱的是只活一天的雪松花。

曲调欢快，但歌词悲哀，她的嗓音经常颤抖，在高音时还会撕破。“Adieu<sup>①</sup>，”不是我们平常说的 adieu，而是 à dieu<sup>②</sup>，毕竟后者意味更深长。恋爱中的男人孤独，女孩被抛弃，孩子永不归来。

Adieu。

她唱的不像是牙买加的歌，她也不像这儿的其他女人。

她的肤色黑得多——蓝黑色，瘦脸，容貌端正。她穿一条黑色裙子，戴沉甸甸的金耳环，还有一条黄头巾——前面仔细地系着两个高高的尖儿。其他黑女人都不穿黑衣服，也不把头巾系成这种马提尼克式样。她嗓音平静，笑声平静（在她真正笑的时候），尽管只要她乐意，就能说一口地道的英语，还能把法语说得像方言一样好，但她总是小心地像其他人一样说话。然而，她们不愿意同她接触，她也再没见过她那个在西班牙城打工的儿子。她只有一个朋友：一个名叫梅洛特的女人，也不是牙买加人。

住在海湾边上的女孩有时会来帮忙洗衣服、打扫卫生，她们害怕她。我很快发现，那压根就是她们过来的原因——因为她从未

---

① 法语“再见”。

② 法语“听天由命”。

付钱给她们。她们仍然买来水果蔬菜作为礼物,天黑以后,我经常听到厨房里传来低语声。

因此我向母亲问起有关她的事儿。她很老么?她一直和我们住在一起么?

“她是结婚时你父亲送给我的礼物——许多礼物中的一件。他认为有个马提尼克岛女孩可能会让我开心。我也不知道她被带到牙买加时多大岁数,反正很小。我也不知道她现在多大岁数。那很重要吗?为什么你要用这些很久以前发生的事儿来烦我?克里斯托芬留下来陪我,是因为她想要留下来。你可以肯定,她自有她自个儿很好的理由。我敢说,要是她背叛我们,我们早就死掉了——那样也许更好些。一了百了,被遗忘,也就获得了安宁。不用知道被人遗弃、听人胡扯、无依无靠的滋味。所有那些死了的人——现在还有谁会替他们说句好话呢?”

“高弗瑞也留下来了,”我说,“还有萨斯。”

“他们留下来,”她恼怒地说,“是因为想要有个地方睡觉,还有东西吃。萨斯那个臭小子!当年他母亲大摇大摆地跑掉,却把他留在这儿——她可是满不在乎——那会儿他真是一具小骷髅。现在长成一个强壮的大小伙子,然后就走掉,我们再也见不着了。高弗瑞则是个无赖。他知道那些新主人对老家伙可不会太客气,所以才留下来。什么事儿也不干,倒是吃得有两匹马那么多,还假

装耳朵聋。其实他不聋——只是不想听而已。他可真是个恶棍！”

“那为啥你不让他去别的地方？”我问，她笑了。

“他不会走的。也许还打算把我们赶走呢。我已经学会了少去惹麻烦。”她说。

“如果你让克里斯托芬走，她会走么？”我想问，但没有问出口。我害怕说这个。

那天下午实在太热了。我能看到她上唇的汗珠，还有眼下的黑眼圈。我开始给她扇扇子，但她把头扭向一边。她说，让她一个人呆着，也许还能休息会儿。

以前我会悄悄溜回去，看她躺在蓝色沙发上睡着——有一次她梳头时，我找借口靠近她，她的头发是一袭柔滑的黑色斗篷，遮起我，给我安全。

但是时光不再啊。时光不再。

我生命中所有的人都在这儿：母亲，皮埃尔，克里斯托芬，高弗瑞和已经离开我们的萨斯。

我从来不看任何陌生黑人。他们恨我们，把我们叫做“白蟑螂”，还是别去惹麻烦的好。一天，一个小女孩跟在我身后，唱着：“滚吧白蟑螂，滚吧，滚吧。”我快步走，但她走得更快。“白蟑螂，

滚吧,滚吧。没有人需要你们。滚吧。”

当我安全到家时,靠在花园尽头的那堵老墙坐下来。墙上覆盖绿色青苔,柔软得像是绸缎,我一动也不想动。要是我动一下,一切都可能会变得更糟。天快黑的时候,克里斯托芬找到我,我的身子都僵硬了,她不得不扶我站起来。她什么也没说,但第二天,她的朋友梅洛特就带着女儿提亚来到厨房。提亚很快就和我成了朋友,几乎每天早上,我都会在通往河边的道路转弯处和她见面。

有时,我们会在正午离开洗澡的池塘,有时,我们一直呆到下午很晚。然后,提亚会点起一堆火(她点火总是一点就着,尖锐的石头也伤不到她赤裸的脚,而且我从未见过她哭)。我们在一口旧铁锅里煮青香蕉,从葫芦瓢里用手抓起香蕉,送进嘴里,一吃完她就要睡觉。我可睡不着,但躺在树荫里,凝望着池塘时也不是那么清醒——在树下,池塘显出幽幽的深绿色;要是下雨天,就是褐绿色;而在太阳底下呢,就是一种明亮的闪烁的翠绿。水如此清澈,甚至能看到浅处塘底的卵石。蓝色,白色,红色条纹的。非常好看。或早或晚,我们总是在道路转弯处分手。母亲从没问过我去哪儿,也不管我干了什么。

克里斯托芬给我几枚新钢镚,我把它们放在衣服兜里。一天早上,钢镚掉了出来,我就把它们搁在一块石头上。在太阳底下,它们像金子一样闪闪发光,提亚看呆了。她有一对小眼睛,非

常黑，眼窝深陷。

然后她跟我赌三个钢镚，赌我不能像我说过的那样在水下翻筋斗。

“我当然能。”

“我从来没见过你翻过，”她说，“光说不练。”

“我能，赌这全部的钱。”我说。

但在翻了一个筋斗后，我仍然在打转，并且浮出水面，直呛水。提亚大笑起来，对我说，毫无疑问我像是要被淹死了。然后她就把钱都捡了起来。

“我做到了，”等到能说话时，我嚷道，而她却摇着头。我确实做得不好，另外，几个钢镚也买不到什么东西。为什么我要那样看着她？

“那你就拿着吧，你这个作弊的黑鬼。”我说，因为我很累，而且呛下去的水让我很难受。“只要我想要，就可以拿到更多。”

她说，她听说的可不是这样。她听说我们全都穷得像乞丐。我们吃咸鱼——没钱买鲜鱼。那栋老房子到处是裂缝，下雨天我们举着葫芦瓢跑来跑去接水。牙买加有许多白人。真正的白人，有的是金币。他们从不正眼看我们，没有人见他们走近过。倒运的白人现在不过是白鬼罢了，要说起来，黑鬼比白鬼还强点呢。

我把自己裹在破烂的毛巾里，坐在一块石头上，背冲着提亚，

冷得发抖。但阳光也不能让我暖和。我想要回家。我转过头，发现提亚已经走了。我难以置信地找了好久，才发现她把我的衣服穿走了——不是我的内衣，她从来不穿内衣——而是我的连衣裙，那天早上才浆过，熨过，干干净净的裙子。她留下了她的衣服，最后我只好穿上，在炽烈的阳光下走回家，感觉恶心得要死，恨得要命。我计划从房子后面绕进厨房，但经过马厩时，因为停下来盯着三匹陌生的马，被母亲看到，喊我过去。她和两位年轻女士及一位绅士站在斜坡上。来客人了！我拖拖拉拉、不情不愿地爬上台阶——我曾经多么渴望有客人来，不过那已经是好多年前的事了。

我觉得他们都很漂亮，穿着如此漂亮的衣服，以至于我只敢低头望着铺路石板，他们笑起来时——那位绅士笑得最大声——我跑进房子，钻进我的卧室。我站在那儿，背抵着门，感到心脏快要跳出来了。我听到他们交谈，听到他们离开。我跑出房间，母亲正坐在蓝色沙发上。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，然后才说，我的表现非常古怪。衣服甚至比平时还脏。

“这是提亚的衣服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要穿着提亚的衣服？提亚？哪个是提亚？”

一直在餐具室里听着的克里斯托芬马上走出来，母亲吩咐她给我换套干净衣服。“把这套衣服扔掉。烧了。”

于是她们吵了起来。

克里斯托芬说我没有干净衣服了。“她只有两套换洗衣服。你以为干净衣服会从天而降？有些人真是疯了。”

“她肯定还有另一套衣服，”母亲说，“搁在什么地方。”但克里斯托芬大声告诉她，那真丢脸。她跑野了，长大了不会有出息。而且没人关心。

母亲走到窗边。（“被困在这儿，”她那挺直的窄背，那仔细盘卷的头发都在说着，“被困在这儿。”）

“她有一件平纹细布的旧衣服。找出来。”

克里斯托芬给我擦脸，并用一根新带子帮我把辫子系起来时，她告诉我，先前那几个人是刚搬到纳尔逊宅的新邻居。他们自称是勒特雷尔家族的人，但不管是不是英国人，他们都不像是老勒特雷尔先生。“要是老勒特雷尔先生见到他们看你的样子，准会一口啐到他们脸上。如今麻烦上门了。麻烦上门了。”

平纹细布的旧衣服找到了，我费力钻进去时把衣服给撑破了。她没注意。

再没有奴隶制了！她忍不住笑了！“那些新来的人有法律条文。还是一样的。他们有治安官。他们有罚金。他们有监狱和铁链囚徒。他们有压碎脚板的踏机。新来的家伙比原来的更坏——更精明，就这么回事儿。”

那一整个晚上，母亲既不和我说话，也不看我，我想：“她为我



感到丢脸,提亚说得没错。”

我早早上床,立刻就睡着了。我梦到自己在森林中走动。并非独自一人。某个憎恨我的人跟着我,但在视线之外。我听到沉重的脚步声越走越近,然而不管我怎么挣扎和尖叫,都无法挪动脚步。我哭着醒来。盖在身上的被单掉在地上,母亲正俯下身子望着我。

“做噩梦了么?”

“是的,好可怕的梦。”

她叹了口气,帮我把被单盖上。“你叫得好大声。我得去看看皮埃尔,你肯定吓着他了。”

我躺着想:“我安全了。这是卧室门的转角,这是友好的家具。这是花园里的生命之树,这是覆盖着苔藓的绿墙。高山悬崖是我的屏障。大海也是屏障。我安全了。不再有陌生人威胁我了。”

我再度睡着时,皮埃尔房间的烛光仍然亮着。我第二天醒来时,知道一切都不一样了。情况会变化,并且会一直变下去。

我不知道她从哪儿弄来钱去买白色和粉红色的条纹细布。买了好多码。她可能卖掉了自己最后的戒指,因为原来还有一个剩下的。我在她的首饰盒里看到过,我还看到一个里面装着三叶草的小金盒。她们一大早就又缝又补,我上床了都还在弄。一周之